

陳香■

論金聖歎的批評方法

(中)

③關於離騷

金聖歎批註的離騷，翻遍自清以還的書目，沒有。惟研究離騷的（包括箋註），在明、清之際，實大不乏人，且曾掀起熱潮，如趙南星、劉永澄、周拱辰、賀寬、方苞、李光地等，更籍籍有名，金聖歎之所以莫與，分明是其批註無傳。廖柴舟在離騷序略文末，有附記說：「此唱經未完稿也，相其筆勢，如黃河發足崑崙，正不知其何所以遂止，惜哉。」則甚至連序略都尚未卒篇，何況刊印？

唱經堂彙稿中的聖歎雜篇「隨手通」，曾輯入金聖歎的「序離騷經引」及「序略」（未完稿）兩文；而金聖歎對離騷的評價、議論，亦實正已賅於這兩

文之中。

他說：「周易全是聖人一種憂患之心迫而成書，後惟屈子離騷，深得其旨。故離騷居首篇，亦得名經，準之華嚴四無礙。周易，理無礙之書也；書、春秋，事無礙，事事無礙之書；詩及論語，理事無礙之書也，故論語必叩其兩端云云。」（見唱經堂彙稿頁六七。聖歎雜篇：序離騷經引）

將離騷上扯周易，下牽論語，再橫腰纏以華嚴四無礙，的確是「發前人所未發」。而以「周易全是聖人一種憂患之心迫而成書，後惟屈子離騷，深得其旨。故離騷居首篇，亦得名經」一事；此事，却應該先在這裏帶筆匡正一下視聽才好。

楚辭與六藝羣書作同等看待，起於漢武、宣二帝。漢書朱買臣傳說：「會邑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悅之。」王褒傳亦說：「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但當時，楚辭尙無專書；楚辭之有專書，是至劉向把屈原的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等七篇，宋玉的九辯、招魂二篇，景差的大招一篇，賈誼的惜誓一篇，淮南小山的招隱士一篇，東方朔的七諫一篇，嚴忌的哀時命一篇，王褒的九懷一篇，加上他自己的九歎一篇，合計十六篇，輯成一帙，因爲前幾篇都是楚人的作品，故始以楚辭命名。

離騷的引人重視及稱爲離騷經，是到了後漢，王逸作離騷經章句，班固作離騷贊序，劉勰作辯騷等等，對離騷的單獨研究風氣，竟勃然興起，遂一時成爲專門學問，足見完全不是沾周易、論語之光；也絕對沒有叨忝過華嚴法力之助。

金聖歎「一竿打盡」以前讀離騷的人（研究者尤不能免），說他們有「五醜」。

那一類人屬於「一醜」？他說：「成書非不在案

也，句亦不損，字亦不漫也，而如有禁錮者然。……徒耳聞有多烘先生之言，謂屈子遭人讒間，不得於君，憔悴枯槁，懷石沉死，離騷則其臨終之絕命辭云爾。於是如甚知離騷者也，一生但逢衣冠之會，杯盤之夕，有人談及，輒復奮袂張聲，聲淚並集，數屈子忠，數屈子過，數屈子怨，數屈子急，而實未曾涉讀全文一通。此一醜也。」（見同上頁六八）

那一類人屬於「二醜」？他說：「……信手開闔，遙望蘭、蕙、蓀、薺、桂、椒、茝、辛夷、揭車、菱荷、薜荔、縱橫重疊，莫有端緒。加以女嬃、重華、忠妃、蹇修、有娥、高辛、靈氛、巫咸、羲和、望舒、豐隆、飛廉、蛟龍、鸞鳳、鳩鳥、雄鳩、人鬼蟲沙，欸忽明滅。蘭皋、椒丘、蒼梧、懸圃、白水、閭風、窮石、洧盤、崑崙、不周、流沙、西極，上下繞亘，不可道里，因而不覺搖頭搔頸，吐舌閉目，如提燒鐵，手不再措。此二醜也。」（見同上）

那一類人屬於「三醜」？他說：「……信知筆端之轉字，爲卽喉中之轉音，今先不察其聲，因而不識其字，則方不曉過此以下胡爲復有如是纏纏不絕者耶？又況離騷之纏纏不絕，乃不止於一番而已。以如此

之書，遭如此之人，人既不入書，書亦不入人，此正如被攝行雲霧中，自乃不幾知度崔嵬，凌幾蕩滴，爲末一里，而爲已百里千里萬里者耶，命之曰全然無知，然而其書則羅舉鸞龍，捆載香草，略下數籤，不須盡軸，童蒙高胸，大見撐拄。於是捫剝剔括，縫聯補接，一盲始謄，衆盲接寫，逮於人既樂推，彼亦不讓，壞成幟立，歸家省讀，則終不識屈子云何。此三醜也。」（見同上頁六九）

那一類人屬於「四醜」？他說：「離騷之文，得已必已。……痛故轉，不痛不轉也；轉故痛，不轉不痛，故夫離騷一轉一痛也。……今之讀離騷之家，則適如無行沙門，受襯誦經，不缺一字，亦已賢矣，其又誰能翻覆兩讀乎哉？此四醜也。」（見同上）

那一類人屬於「五醜」？他說：「離騷者，非屈子之書而已，是屈子賦於天之性，受於家之學，立於世之人，垂於後之教也。……吾不聞教人忠孝而隨教之死者也，故離騷眞非必死之書，而屈子也終亦竟死。……而讀者顧必刺責之無少休，則吾未知彼以屈子之死爲易事耶？爲難事耶？如不知死之爲易爲難，則吾未知彼以忠孝爲易事耶？爲難事耶？此五醜也。」

「（見同上頁七〇）

金聖歎嘶聲罵煞以前讀離騷的人，姑免問其是對是否，可再看看他對讀離騷的主張，到底怎樣？他說：「善讀離騷之書也者，必當擇名第一、循本第二、明志第三、審時第四、歷變第五、擇正第六、彰後第七、謀篇第八、格物第九、避謫第十。」（見同上）然而，可惜得很，十個項目雖已開列出來，而金聖歎便竟遽爾枉死了。在離騷序略中，他只將「釋名」的議論略爲發揮，就告絕筆。所以，應該如何「循本」？如何「明志」？如何「審時」？如何「歷變」？如何「擇正」？「彰後」？「謀篇」？「格物」？以至於如何「避謫」？則全部未作交代。

不過，金聖歎的竭力推崇離騷，並認爲正是應先「擷精取華」的六種書之第二，則却已經表明出旨意。他說：「舜之上冇堯，而堯吐口則必曰咨，此非憂之聲與？周公之下冇仲尼，仲尼教人必曰居敬，敬豈非憂之異名乎哉？傳曰無憂者惟文王；夫文王無憂，則又何爲而演易耶？吾獨謂憂之甚者無如文王，此於何知之？於易焉知之。夫易六十四象，三百八十四爻象，此眞離騷之底本也。其指遠，其用近，其稱物也

小，其取類也大，其立言也，雜而不越，曲而必中，其示人也，不爲典要，惟變所適，離騷之文正猶是耳。此非降易以儷騷也，此非尊騷以附易也，其事同，其心同，則其艱難同，而其憂自不能不同。夫易，世皆知爲古之聖人展轉求生之寶書，離騷之書，復胡爲不同？」（見同上頁七一）

這與「此處無銀三百兩」的故事一樣，不是「降易儷騷」？不是「尊騷附易」？其實，「降」或「尊」，還可以用「見仁見智」作藉口，而問題則是：「降」得太牽強，「尊」得太離譜。

離騷是我國最早的長篇抒情詩，是屈原表現自我，發抒苦悶心情的波瀾壯闊、氣魄雄偉的浪漫格調作品，已有其顛仆不破的評價。但金聖歎竟振振有詞，罵別人「不善讀」，繼而喋喋置喙，扯離騷去比周易，偶論語，套華嚴經，這種「縱橫顛倒」的武斷、偏激之見，何以不是牽強？何以不是離譜？

此點，正可引作金聖歎批評方式不足取法的事例之三，理由是：武斷、偏激。

④關於史記

金聖歎列史記爲第三種應先「擷精取華」的書，

而却不見其批註本。與他同時或稍後的史記研究名家，如方苞、孫星衍、丁晏、瞿方梅、李筌、崔適、繆鳳林、王啓元等人，都有或多或少著的著述傳世，惟獨金聖歎闕如，甚至連其唱經堂彙稿中，除曾見「釋左傳」時數度提及，竟仍並無一篇專文轉入，的確令人費解。所以，這裏不能不從略。

金聖歎愛詩、愛評詩，然並不善於詩。在其唱經堂彙稿中，只會轉入「沉吟樓借杜詩」二十二首，皆係用杜甫的題意，仿杜甫的格調以湊成的。可見其對杜甫的作品，讀得滾瓜爛熟。只是，金聖歎的「評註杜詩」，同樣「未卒其業」。

評註過杜詩的，在金聖歎之前，已屬屈指難數（據說著名的，就有一百五十餘家），而於元、明、清的近幾百年中，研究杜詩的風氣尤盛，獨到的心得亦輒見。比方：元時俞浙的「杜詩舉隅」、張性的「杜詩七律演義」、趙沅的「杜詩五律選註」，明時單復的「杜詩愚得」、邵寶的「杜詩集註」、唐汝詢的「杜詩解」、王嗣夷的「杜臆」，都是各有見地，膾炙人口的傑構。及至清時，錢謙益與朱鶴齡，則均嘗被譽爲「杜詩權威」。錢註本以對「唐書年月，釋典道

藏，參考精詳」馳名；朱註本却以對「經史典故，地里官職，考據分明」受譽。稍後，盧元昌的「杜蘭」，以能「徵引時事，間有前人所未言者」、張遠的「杜詩會萃」，則以能「搜尋故實，補充舊註所未見者」著稱。不過，自來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還是宋人蔡傳卿的「草堂詩箋」、清人楊倫的「杜詩鏡銓」及仇兆鰲的「杜詩評註」三書。

⑤ 關於杜詩

金聖歎所最爲賞識的，是杜甫的律詩。所以，於其指出六種書目的時候，始會特別標明「杜甫律詩」。然而，目前坊間可能看到的「金批杜詩」（筆者按：民國五十五年新陸書局曾翻印，易名謂：杜詩欣賞），却是雜英一瓶，有古有近，有律有絕，只是五、七律的分量較多。

杜詩的受推譽，絕非偶然，這是衆所週知的一件事。金聖歎的五體投地崇拜杜甫，也絕非偶然，他好像渴想攀附杜甫以揚名千古似的，所以，方矜矜批註杜詩，並竭力稱讚杜甫的律詩。不過，金聖歎對杜詩誠然讀得很熟，但並非讀得很好——所謂好，是指瞭解徹、體認深、領悟够、印象純。且以大家彼此看得

到的「杜詩欣賞」（即金批杜詩）作張本，而舉其中較短、較有代表性的「贈李白」，來作例討論一下金聖歎的批註。

「贈李白」（在這題目之下，金聖歎批釋說：此豈脫身幽討猶未遂耶？讀飛揚跋扈之句，辜負入門高興侍立小童二語不少，先生不惜苦口再三教戒，見前輩交道如此之厚也。）

「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對這前兩句，金聖歎批釋說：言不如葛洪求爲勾漏令而得遂也。看他用相顧字，每每捨身陪人，真是盛德前輩。此用丹砂，與前用青精瑤草同意。）

「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爲誰雄。」（對這後兩句，金聖歎批釋說：去又不遂，住又極難，痛飲狂歌，聊作消遣；飛揚跋扈，誰當耐之。一片全是憂李侯將不免。）（見杜詩欣賞頁一二）

杜甫「贈李白」這首詩，作於唐天寶四年（民國前一六七年、公元七五四年）秋，當時李白四十五歲，杜甫三十三歲，相差十餘歲。金聖歎却批釋說：「先生不惜苦口再三教戒，見前輩交道如此之厚也，」真是反少爲長。又：杜甫與李白相識，是在天寶三

年尾，李白得「賜金放歸」，遨遊河洛梁園間的時候，且不問兩人見過多少次面，其交情也不過一年未滿，「厚」到什麼程度，總不致會以「前輩」的口吻，「不惜苦口再三教戒」的吧？這就是金聖歎未透徹瞭解杜詩的事實。

仇兆鰲說：「杜詩（指贈李白）自歎（指杜甫）失意浪遊，而惜白之興豪不遇也。」（見杜少陵集評註頁二四）任何人如曾細味過「秋來相顧尚飄蓬」的這個起句，便應該會相信此說不謬。因為「相顧尚飄蓬」，正是一個「失意流浪」（杜甫），一個「興豪不遇」（李白）的寫照，並非專屬杜甫以「前輩」的「苦口」在「教戒」李白的「飛揚跋扈」。金聖歎對杜詩體認的未盡深刻，這也是足以佐證的事實之一。

蔡夢夷在「未就丹砂媿葛洪」句下的註釋說：「甫昔與李白有就丹砂之志，今相顧飄蓬，故於葛洪有媿也。」（見草堂詩箋頁一一二）姑暫不論其何所根據，而如果任何人曾細味過「未就丹砂媿葛洪」的這一句詩，便可能領悟出其語意殊非一廂。誠說，杜甫平生並無明顯的遁世思想，但於其不得志時，有遁世

思想的衝動，却也是極為可能的。杜甫於開元二十三年（距天寶三年只有八年），貢舉落第，之後便浪遊齊趙，其「壯遊詩」說得很清楚，即「忤下考工第，獨辭京尹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而金聖歎則評釋謂：「言不如葛洪求勾漏令而得遂也。看他用相顧字，每每捨身陪人，真是盛德前輩。」却明明只屬一廂的，杜甫是憑其「盛德」而「捨身」、而「陪人」的。這就是金聖歎領悟杜詩猶嫌不够的事實。

李白因永王璘之變而受累繫獄，是唐肅宗至德二年（民國前一五五年、公元七五七年）事，遲杜甫作那首「贈李白」詩十二年。十二年，古人視為一紀，以喻其長。杜詩固有「詩史」之稱，因為他既「實」又「信」，並非讚譽其「善測後事」。而金聖歎在該詩題目下的評釋，破口就說：「此豈脫身幽討猶未遂耶？讀飛揚跋扈之句，辜負入門高興侍立小童二語不少。」再於全詩評釋後，將閉口之時又重複說：「飛揚跋扈，誰當耐之，一片全是憂李侯將不免。」「幽討」、「將不免」，分明指的皆為永王璘獄，杜甫真是會在十二年前便為李白下「詩讖」嗎？胡說八道，莫此為甚。所以，金聖歎對杜詩的印象不純，這便

這個社會上
人人應該一讀的雜誌

人與社會 雙月刊

三卷四期（十月號）國是問題專號要目

邱垂亮

七十年代中華民國的政治前途

楊懋春

如何建立一個均富的社會

呂亞力

邁向民主的途徑

錢復

大眾傳播的新方向

陳定國

人才的培育與運用

陳少廷

對大專青年勸導工作的幾點意見

李瞻

我國新聞事業的新方向

曾俊山

對大專聯考制度的檢討與建議

郁慕明

誰來保護我們的健康

廖榮利

我國社會福利政策的應行方向

郎裕愚

臺灣的自由選舉與人才的培養

劉凱申

成人的再教育

零售每冊二〇元 臺北市峨嵋街卅七號四樓

訂閱全年一百元二年一八〇元 郵撥一〇〇一

一四密世森帳戶 洽詢電話三三二六七四 總

經銷：世界文物供應社（三二二二九一）

是一個有力的事實。

我前在「談金聖歎式的批評」（載本刊第十一期）一文中，曾引金聖歎評釋杜甫的「縛雞行」，並指其為「非非之想」，因為語焉未詳，致有人認為說服力不夠。我當時之所以引那一首詩，一來是其評語較短，免多佔篇幅；二來乃取其具有突出的特殊性，認為金聖歎的評釋「縛雞行」，戴的是釋迦牟尼深厚的有色眼鏡，但憑個人的臆度，即欲自圓其說，故而引作其「非非之想」的實例。

綜之，金聖歎既曾熟讀過杜詩，而我之所以還說他讀得不好，便是由於其瞭解不徹，體認不深，領悟不夠，印象不純。有此四病，怎麼會不囫圇吞棗？怎麼會不信口雌黃？而這樣的批評，如何能要求其對作者負責？如何又能希望其對讀者負責？

此點，正可引作金聖歎批評方式不足取法的事例之四，理由是：輕舉妄動，不負責任。